



2023年12月30日，国定路经世书局。闻老师款款坐下，米黄色羊毛衫外面套了件黑色休闲西服，刚柔相济，人和病毒的故事，被她讲得悬念迭起，带点上海腔调的普通话，刮辣松脆，好听得来。

“看看这些病毒，核酸外包着蛋白，排列多姿多态。狂犬病毒像不像一粒粒子弹壳？天花病毒就像砖头一样，艾滋、SARS多漂亮，流感病毒就不好看。美国微生物学会把它们做成了领带，喏，送了我一条‘乙肝’，哎呀，也不大可爱的。”那语气竟有些宠溺，像在讨论一群幼儿园小朋友——在这个“病毒幼儿园”，她浸润了半个世纪。

都知道，她是全球治疗型乙肝疫苗的首创者。有位中学老师提问了，“学生中有乙肝病毒携带者，该如何保护其他健康同学？”闻老师温和作答，“只要别输入他的血，不需要特别对待啊！”

她说，从前我做讲座，有个小年轻站起来问，“我考公务员成绩很好，因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被拒了，您敢不敢招我？”我说：“那有什么不敢，只要你考得上！”他真的考上了，“现在他研究做得很棒，还娶了美丽的太太，生了白白胖胖的娃娃！”

这老太太啊，稳若泰山，暖如春风。

闻老师是名士，佳话甚多。于我，成为“梅粉”，起于三件事。

一是2020年2月。口罩紧缺，她和团队火速进行“非常研究”：一次性医口罩电热吹风处理可再用——这极大缓解了“口罩饥渴症”。人民日报客户端上海频道推送的报道和相关短视频，阅读量上千万，加上其他平台，不计其数——望九之年，排众而出，急百姓所急，用科学排忧解难，我敬闻院士。

二是2022年5月。听了她的线上课程《人与病毒，共生又相克》，很解渴。她一字一顿：“奥密克戎绝大部分是轻症，要防，但不要恐惧，恐惧比奥密克戎本身还要可怕。从古到今，没有一种病毒或细菌会打败一个民族或国家。不要用过多的人为的、想当然的方法，一定要科学防疫。”拳拳切切，让人鼻酸，我爱闻院士。

三是听恰巧是闻老师芳邻的好友说，非常时期，常常看到闻院士在楼群里说，她又在楼道放了好吃的，欢迎左邻右舍去拿。静默中，她一边赠人“玫瑰”，一边奋笔疾书。彼时，她的老伴、知名儿科专家宁寿葆刚刚远行，关在家里的闻老师，在照片上的他陪伴下，用两个月克服视网膜萎缩，在半失明状态中，“敲”出十万字——《我的乙肝情结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）。开篇第一句，“我是一个步行者……”随后她感谢了恩师余滨、林飞卿、谢少文，都是我国微生物免疫学领域著名科学家；也感谢了丈夫，淡淡一句话，道尽挚爱，“没有他，我走不到今天”。

看到一张会议合照，很多人，中间是她和宁老师，她悄悄牵住他的手，旁若无人……1958年，这对大学同班同学结褵，恩爱了64年。

十余次浅斟深聊，只见她掉过一次泪——家里，宁老师遗像旁，总有怒放的鲜花，“太想他了！”一语泪奔，“我现在做的事，都是他希望我做的！”

这样的她，家国事业，情义担当，处处让人心仪。

走近闻玉梅院士，是这两年最温暖的事之一——就像雪地里烘到一盆炭火，风雨中抱住一棵大树。

看遍繁花，历尽劫波，闻老师从不骄矜自得，也不愤世嫉俗，“去做，就好了！”

——“闻老师，我要写你。”“别写，不值得，没啥贡献，普通一兵。”类似的对话，在我们之间多次出现。不管，去做，就好了。

1月16日，闻玉梅先生九十初度，是为敬。

扫码看视频

九旬 闻玉梅 卓越而有趣

◆ 李泓冰

终于，2022年的秋天，粉丝登堂入室，吃到了偶像的家宴。

她说：“哈，我差点和你同行。1951年考大学，第一志愿国立上海医学院；第二志愿复旦新闻系；第三志愿是复旦英文系，我英文好，第三志愿总归接得住。”

“国立”二字，咬得很重，听得出那份傲娇。和上医相依为命70余年，那真是她的命。这个段子，她说过多次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新闻系晚辈略不服气，“第二志愿啊，新闻系录取分数很高的好吧！”她言不由衷，“啊呀，真是抱歉了！”我在旁大乐。

第一次见女神，看她用手机点外卖，“这个樟茶鸭真的好吃，刚送到，你们快吃”。听她刮辣松脆讲故事：“‘文革’后期，工宣队师傅找我，说同意我搞乙肝研究了，真是喜出望外啊！改革开放了，第一次受邀参加病毒学国际会议，手续繁杂，外汇难搞，一直惊动到市领导，那时不懂市委书记是什么官儿，就记得上医党委副书记冯光说，‘我们尽力了，对你是人才投资。’”这句话，闻玉梅记了一辈子。

第一次越洋飞行，她不敢吃飞机餐，“怕人家要钱”；满座金发碧眼，众目睽睽，她倒敢抢话筒，“心砰砰跳，还不知要问什么，先抢到再说。国家投资我，不是让我光带耳朵的”，她胜在不怵，“我是闻玉梅，来自上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满场“哗”然，国门初开，这样的中国学者很罕见的。她用地道英语，向著名疫苗学家Hilleman发问：“为什么乙肝疫苗只用表面抗原制造？如果用含核酸的病毒颗粒制备，是不是更有效？”

这一问，开启了她和乙肝疫苗国际学术界的漫长对话。

1980年，她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考试，去英国伦敦大学学习。她省吃俭用，回国时“奢侈”地为实验室购买了低温冰箱和幻灯机，光运费就90英镑，当时参观伦敦桥是4英镑……

现在，她仍时不时去办公室，指导学生，追踪海外最新成果，“活着，就要工作，就要报效祖国。毕竟，那么难的时候，国家给我投了资。”

致新民晚报
‘夜光杯’读者
多维度看人生
多维度看世界

闻玉梅
2024.1.11

用忠肝义胆，报效祖国

上世纪60年代，在贵州乡村，她帮苗族妇女接生，触目惊心的缺医少药，让她下了决心，多为这样的人群服务。

有一年，全国流行红眼病，医生们困惑，致病的是细菌还是病毒呢？她竟把患者的眼泪，经过除菌过滤，滴到自己眼里，证实是病毒感染。后来才知，这是一种肠道病毒，会引起神经系统症状，甚至瘫痪，“病人太多，总要有人试一试，应该冲！”

40岁时，她向乙肝“亮剑”。“‘乙肝大国’这帽子，是我心头大痛”，她斩钉截铁，用一个甲子的光阴，追杀乙肝病毒。1986年，她组建了第一个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。1995年，她在《柳叶刀》发论文，开创性提出“治疗性疫苗”概念，被国际学术界高频引用。之后，她研制的“乙克”逐渐进入了临床，疗效明确，“如果最终能让乙肝病人解除病痛，会是我一生最开心的事了！”1999年，她获评中国工程院院士。2003年“非典”闹腾，钟南山请闻玉梅南下驰援，年届古稀的她，一头扎进香港、广州的病毒实验室，与病毒肉搏。2012年，她办杂志，和德国马尔堡病毒研究所教授Hans-Dieter Klenk共同担任《新发病原体与感染》的主编，那是中国内地第一本由民间创办的国际医学期刊。2020年，她的团队仅用3天，就分离出新冠病毒毒株。2024年1月6日，她获评“上海市科创教育特别荣誉”。

——关于这些，她都不响。满心满眼，都是眼下的急难愁盼，她时不时挺身而出，声音嘹亮。与新冠疫情全面决战之际，她为战友竖起盾牌，“每一位在一线奋战的医务工作者，都是英雄。我诚恳地希望，多一些关爱，多一些理解，不要做无谓之争，更不要无端指责，顾全大局，同心战疫”。牵挂医学教育改革，她呼吁，“教育要有一定的宽容度和试错空间，才会有层出不穷的人才，才会有创新”。医疗反腐，她在媒体发文，“清除害群之马，让千里驹蹄疾而步稳……”

她有句口头禅，“我说不可以！”那必是有人触碰了她的原则底线，立即拗断，没得商量。她还说，“做事，不要太在乎效果，不要在乎有没有用。重要的是敢不敢做，都不做、不说，什么事都成不了。”

虽千万人吾往矣，她就是这么个爽气通透、敢作敢当的大先生。

这样的胆气，并不只有医学撑得起。

10年前，伤医事件频发，医生普遍产生职业焦虑，她和哲学家俞吾金等一起，开讲《人文医学导论》，线上共享，4年间，百余所大学、近5万学生选修。

她不愿意“眼中只有瓶瓶罐罐”，自己弹得一手好钢琴，还是京戏名票程君谋的入室弟子，唱谭派老生。曾被表哥王元化带着，和汪道涵一起听戏、论戏。她也琢磨，“全球化时代，怎么保持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？”

这位“步行者”，气场强大，“卓越而有趣”，妥妥的大女主、大先生啊！

大先生其来有自。

她的家族，大师如云，堪称现象级。

她是闻一多的侄女，闻家傲骨书香，而她的娘家，桂家的故事也传奇。

有次闲聊，她说我有个表弟，很厉害，研究传染病的，整天往乡下跑。河南某地出了怪病，他疑心是艾滋，把病人的血样亲送北京，找我在CDC的学生检验，确认了，他还把艾滋病人接到家里救治……

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，曾获评央视“感动中国”人物，被誉为“一个教授做的五年工作，可能影响中国五百年”，是她表弟？

“表兄弟中，我和他关系最好”，她翻出两人微信对话，“有一阵没联系了，蛮牵挂的”。我找到网上近期桂教授和学生打篮球的小视频，她大开心，“哇，身体不错——看我弟弟，帅吧！大学毕业，他非要去青海，一呆十几年，骑着马看病，自己家徒四壁，乐此不疲。”

桂家的“朋友圈”，牛人汹涌。

她的外祖父是位华人牧师，极重视子女教育。舅舅桂质廷，把美国名校扫荡式读了一遍，耶鲁大学、芝加哥大学、康奈尔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，成为中国地磁与电离层研究领域的奠基人。桂牧师扶助了一位王姓聋哑搬运工，资助其子读大学，待他留学归来，更把大女儿嫁给他，生子王元化——泰斗级学者，人称“北钱（锺书）南王（元化）”。

桂家的儿女，几乎个个不凡。

闻老师从小的偶像，是妈妈——桂质良，也是位大女主。她以第一名考取清华大学的留学基金，赴美国威尔斯利女校求学，和冰心同窗；再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，日后频创“第一”：我国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研究专家、第一位儿童心理卫生专家、第一位出版精神病专著学者。父亲闻亦传，从芝加哥大学毕业，任北京协和医院神经解剖副教授，不幸因病早逝。乱世中，桂质良独力培养两个女儿成了才。

翻开80多年前桂质良的论文，放在现在，也不违和，“劝阻望子成龙的父母和教师不加重学生负担，那些竞争负担，是孩子们无论多么努力，都使其自然天资无法承受”。

母女俩生气相通。

生在“山顶”的闻玉梅，“一览众山小”，是她的宿命吧。讨论中，她却说，“所谓家族文化，有两面性，优势和缺陷，兼而有之”。

闻老师总是通透。

不久前，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获评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，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揭牌，闻老师致辞，不拿稿子，说得生动圆融，行云流水。“什么是科学家精神，首先是孜孜不倦揭露事物本质的探索精神，其次是不畏艰难、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精神，第三是大公无私、与人为善、热爱人民的奉献精神。科学家精神是世代相传、永无止境的。”

大道如砥，行者无疆，就是这样。

用赤子之心，传科学家精神